

夫
里

放
逐，
放
逐

中國文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文学。写的是一群贫穷、卑微、没有文化、缺乏见识的福建农村人闯荡日本的故事。

女主人公陈千红怀着闯荡世界的梦想踏上东洋岛国。但在短短的几年里却饱受命运愚弄，从被强奸而受孕到落入荒谬的婚姻；从爱上一个日本人却遭背弃到受蒙蔽沦为性奴，生动真实地反映了福建的特殊地理位置对福建人心态和性格的深刻影响，以及日本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给日本本土上生活的各种人带来的变异……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流浪路上无男女.....	(1)
第 二 章	浮东京沉福建：一个古老的笑话	(13)
第 三 章	走反的机缘	(18)
第 四 章	被逼回来的爱国	(39)
第 五 章	回头的错误	(56)
第 六 章	别无选择	(61)
第 七 章	还是要走这一遭	(77)
第 八 章	特殊的婚礼	(87)
第 九 章	不扛黑旗的走宛人被怀疑.....	(107)
第 十 章	“东洋”	(113)
第十一章	动摇的基盘.....	(147)
第十二章	寄托.....	(168)
第十三章	再度流亡.....	(181)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美女的实力从来不可低估.....	(196)
第 二 章	进入的代价.....	(215)
第 三 章	危机人找危机人.....	(235)
第 四 章	宗祖何物？	(259)
第 五 章	北京人之于走宛人 走宛人之于她.....	(270)
第 六 章	“DX”	(284)

第七章	做英雄梦的走宛人成冤鬼·····	(309)
第八章	寄托的教训·····	(328)
第九章	走宛人在“革命”中·····	(353)
第十章	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358)
第十一章	日本人居然说“不” 中国人居然拿刀·····	(376)
第十二章	她所不曾感觉到的末流·····	(385)
第十三章	长作积蓄的走宛人遭洗劫·····	(393)
第十四章	谁承认放逐谁就掌握了命运·····	(401)
第十五章	日本沉没：一个现代的预言·····	(406)

第一章 流浪路上无男女

地铁过了银座就到了月岛了，陈千红还不知道她奔往的月岛新住居是个男人窝。

千红在东京都小竹町原本有个栖身的地方。那是办她来日本的远房叔叔陈家德为她租下的四铺席单间公寓，每月硬是盘剥她六万日元。如今终于找到了月租金只有两万的住所得以跳出去，她觉得这一步走得异常潇洒而精彩。所有的东西，不管有用没用的只要装得下或搬得动，她统统不给陈家德留下，就连一段吊灯拉绳也要剪下来铰碎了。她肩上手满是大包小箱，走前故意把房门扣个铿响。金灿灿的夕阳恰恰接在门板合紧的地方。她瞥一眼阴晦的家德的房门，一甩披肩长发，头也不回地直奔月岛。

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她在拥挤的车厢内仰着头，追赶着车门上方线路图中的指示一站一站地往前跳。一到站她捂紧箱包任凭人流把她卷出车来。她在影影绰绰的人潮中寻找着答应来接她的林文书，尽管累得不行，但她仍然感觉到一种舒心的欢乐。那个叫林文书的男人果然如约等在车站检票口挡板外，西服大敞怀，露出的枣红色毛线衣和鲜绿色秋衣领色彩夺目。几乎在千红发现他的同时，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也寻到了千红。千红招手要他进站帮忙提行李，他却叫她出站来。千红又喊了一

声，他也向这边喊道：“没月票哩！”陈千红歪歪嘴骂了一句，把行李死拖硬拽地出了站。

文书瞥着一大堆箱子提包说：“搬这么多东西，扒本一样哩！”

千红睨他一眼：“不扒本，进站的车票都买不起哩！”

文书桔皮一般粗厚的脸上泛起了一点红晕，说：“不是不帮你，就这么看都看得见的两步路，爬也爬得出来，怎么偏要浪费一百多圆让他日本鬼子车站赚去啦？他日本鬼子待依家一分一厘手捏得多紧啦？我至今上班还是两条腿走去筑地市场，老板所以给做保人租下月岛的房子，还不图这个不要付交通费的便宜？”

千红挥挥手说：“算了算了！跟大男人没法计较。”

文书恨恨道：“没老子大男人一个，你们一帮暗仔能有今天立锥地啦？”

千红奇怪道：“一帮暗仔？你老板给你租几间房子啦？”

文书顿时支吾起来，说：“日本老板租房，依家不会扩租还算是上天入地的龙的传人吗？我给老太婆房东印象做得绝好哩！”说罢抢过千红一个旅行包埋头就往站外走去。

林文书比陈千红年长二十来岁，可他和千红却是富士日语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班上有来自亚洲穷国的三十多位学生，其中中国人占了三分之二。班上没有固定座位，千红是少数几个想听课的中国学生，总是找前排位子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争抢后排尤其是角落的地方。这些人一到班上枕了手臂埋头就睡觉，甚至到老师每节课前点名时还不醒来。老师是个胡子刮得溜光的中年男人，不恼不躁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只是用他那温和平稳的声调说：“某某桑^①，把你的脸现出来看一看即

^① 桑：日语音译。此处放在人姓名后表示尊敬。

可。”有一回点到文书，千红听见后面应了一声“嗨，现脸！”瞧去时见一个福州人顽皮地揪着邻桌人的头发，将一个脑袋提了起来。那张脸仍然沉睡着，眼皮紧闭，额头上横着一道红红的手臂压痕，顽固而令人忍俊不禁。老师仍然不苟言笑，在点名册上一画说：“好，很好。”大家又是一阵笑。那张昏沉的脸上的嘴巴突然张开了：“笑什么鸡巴！你们暗仔有睡有玩不打工，再被赶回国去，看穷死你们跟婊子养的一样！”千红听他讲的是自己家乡话。边上的福州人说：“你做二房东脑力劳动赚那么多没血汗的钱了，却还要再去卖苦力，自己讨贱哩！”文书啐道：“你爹我学好人做好事，赚个鸡巴钱哩！”中国人中又是一场笑。老师耐心地等着笑声收尽尾音，说：“好了，中国语到此为止，现在开始学日语。”

那时候陈千红正苦于不能跳出陈家德敲诈的魔掌。那节课她不禁频频向这个做二房东的同乡瞟去目光，却每次都只看到他满是白头皮的乱发。下课后千红走过去敲他的桌子，丢一片口香糖给他说：“喂，你挣了那么多钱，有没有想到有我们坐前排人的功劳呀？”文书把口香糖丢回来说：“我没吃过这七七八八的东西！”千红说：“不用怕，不是毒药。依家只是来讨个你心里明白。若是没有我们给你们在前头挡着，你们还能这么安逸睡足了去打工啦？所以说，我们也有功劳哩。现在我们有困难了，你肯帮不肯帮？”边上的福州人起哄道：“文书你不肯帮，我可帮了！”千红瞟一眼福州人说：“这事你帮不了的，要这位老乡帮，谁叫他是二房东有房子啦？”文书烦道：“老子有房子跟你们有鸡巴关系哩！老子的房子你怎么就盯着不放要挤进来啦？”一旁的几个中国人把文书的意思往那上头理解，纷纷拍起手来。千红气急急地掷文书一团口香糖纸走了。然而她没料到三天后这个林文书主动找上她来说，可以给她一个与人共住的铺位，一个月收两万日元的房租。

陈千红跟在文书后面，把这新住处的得来经过想得如同神仙助她，不禁兴奋起来。路旁两个小孩在投接垒球，球飞过她的面前，她抓着行李向滚过的球追几步，将它踢还过去，她自己一个踉跄险些跌倒。

文书回过头来瞅着这个十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如同瞄着噼咚作响的半桶水，不禁为自己刚才的惊慌而感到好笑。他只希望快快到达三丁目中岛庄，把她脱手给另一个人，他还惦记着晚上必须赶去一家日本料理店洗碗打杂。他催了她一声，自己一头折进了一条小路。刚走不远忽然前头有人影一个闪过躲在电线杆后，虽然动作迅捷却还是被文书尖眼逮住认出是谁。“暗仔，躲躲藏藏做什么啦？还不快过来帮老子一手！”

电线杆后趑趄退出一个二十出头男性的半个身体来，一只手做作地在腰际摸着说：“七家叔你叫什么，尿都给你叫缩进肚子去了。”他拿眼尾膘一眼跟在后头的千红。小路尽头灼目的光亮把一个女人漂亮的身段勾勒得毛茸茸的。这女的浑身仿佛蕴藏着极大的热情，这热情迫在她的眼睑，眼睑是一圈温润的浅红色。他不禁心中一个燥热慌乱起来。“怎么这么刚好碰到了，实在是，人家正有事情哩……”

文书打断他斥道：“什么事啦？家里那么多个尿槽尿盆还不够你撒尿，还要架到这老远来啦？‘没通’的贱物！”

千红噎得面色淤紫忍着不敢笑出来。那男的像被人敲了一棍反而沉稳下来，过去接文书手上的提包。他的另一只手勾着手指微微伸向千红。千红没有给他东西，倒是文书一把扯下她右手的箱子搁在那男的前脚，说：“你暗仔站着挺尸啦？会勤快一点不会？等下子跟金座讲了看你皮肉痒哩！”又抬了抬手腕看看表对千红说：“既然有我侄金港来接了，我就上班去了，今晚店里有宴会，去迟了扣钱狠着哩！”话音刚落人影便一溜烟不见了。

金港原先是熬不住心痒想去路口先瞥新来的女住户的，却不料被文书推了一身任务，顿时手足无措起来。他愣了一会儿，就自顾大踏步往前走去，但又有些不安怕千红要累垮了，于是就一次次回头瞥她，终于他停住脚向千红伸出手来表示要行李。千红已经累得迈不动步子了，也就顾不得陌生把一件件东西递给他，自己最后只剩下一个小挎包。金港反而变得强牛一般。走到一幢衰败公寓楼房前，他朝拉门内喊道：“金座，金座！”没有人回答，不等他再叫，千红已经自己上前拉开松松垮垮的门板。一个比她见过的都要陡而且长的楼梯直现在她的眼前，因为很阴暗望不到尽头，几双猫的眼睛在暗中惶惶闪烁着，见千红踏上楼梯，它们哗地往楼上逃去又哗地一声从她脚旁突破而下。千红叫了一声。

金港在下面说：“这些猫真是讨厌！原来在依家面前摆虎相，被金座治了一回，见了依家中国人就这样跟见老鼠一样了。”

千红笑道：“怎么会是猫怕老鼠？应该是老鼠怕见猫才对哩。”

金港也笑了起来，把脖子笑得一伸一伸的。“这你就不够日本了。日本子的猫不吃老鼠，供着它是用来预报地震的。哪一天这些猫乱起来了，我们就全被埋在这破屋子里了，我们埋在一块榻榻米席上也说不定哩！”

千红啐了他一口，不经心他的话径直往楼上走去。楼道上依然有些晦暗，摆着两排房间，只有尽头的一间亮着一道门缝。千红走过去才知道那是厕所间，几处贴着日语的字条写着注意事项。千红回头问金港：“我住哪一间？”

金港呆愣了片刻，又朝楼道漫无目标地喊起“金座”来。

千红说：“你喊什么喊，有在早就应了。我在问你我住哪一间哩。”

金港的脸在晦暗中躲躲闪闪，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

单间，你问金座就知道了。”

千红说：“什么‘金座’‘银座’！干么偏要去问他？”

金港正不知怎样回答，忽然楼下响起了脚步声，因为很轻，在梯板上反而一凝一凝地作响。接着一颗显得偏大的头出现在楼梯口。千红见金港寻着救星似的向他扑去，猜想这位可能就是叫金座的。不料金港喊的却是“武官”。那叫武官的戴一副黑框眼镜，嘴唇上划着几根细细的胡子。他瞧着一副天真无知模样的陈千红站在楼道中间就像一棵无可傍依的水草，不禁在心底升腾起一丝罪恶感。他没有踏上最高一个阶梯就扭头退了下去，也不顾金港叫他。金港追着他下了楼直到大门口，说：“她在问住哪里哩！你们都给我吃这辣舌头的菜……”武官回过头来点着金港的鼻子尖正色说：“这可要说清楚了！什么‘你们’？这作孽的事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哩！”金港哀求道：“那么你给我去找找金座，这个人，今天他做局，却跑到哪里去了！”

千红一个人在楼上开始觉得疲累起来，就蹲在楼道上瞧着厕所间门口这楼道唯一的光亮。那光越来越细长色调也越来越深。远处传来两声轮船的鸣笛。千红瞧了瞧手表又望望堆满楼梯口的行李，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心头。她站起来要朝楼下走。这时楼下传来了一个男的大嗓音：“哎呀不得了！才以为怎么车站左等右等连七家叔的影子都没见哩！让妹子先到家了，有失远迎该打该打！”话音刚落上来一个人，矮实的身材，走起路来一踮一踮脚尖。

金港跟在后头说：“金座，要逼我差点提吊绳了！在问住哪里哩！”

金座爽朗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贼溜溜地盯着千红那令人惊诧的大乳球几步跨过去。千红慌忙往边上一躲，金港抓起千红的行李跟在金座后面。金座把手里的钥匙掂得铿铿响，打开了千红身边那扇门。展现在千红眼前的是一间估计六铺席大

的房间，用一块大被单割去两铺席左右的地方。房间看来是经过特地整理的，几床毯子极不平整地叠在靠墙的一边，但是还是因为堆了许多电器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而显得凌乱。不等千红问，金座抢先开了口：“小姐住的是单间，非常便当的地方，有窗户透风看风景，又干净……谁叫你是小姐哩！请！”他指向隔帘那一边。

千红没有踏脚进屋，失望和恐惧攥住了她的心。猛然间她折回身去抢过金座手里的行李就要下楼。她颤抖的手抓到了这个提包滑走了那个箱子。金座追上来问她上要哪去，她头也不回地嚷道：“上哪去？最坏睡到地铁站！”金座扑过来夺行李，金座也在一旁一闪一闪地想帮金座。千红拼死劲挣扎一边嚷叫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话。金座忽然撒了手喝道：“好你做鸡巴白日梦去！地铁站到晚上也要关门，就是睡大街，看满街的醉鬼暴力团撕了你杀了你！”千红抓行李的手象挨了炮烙一般地瘫软了下去。一包行李呼呼滚下了楼。楼下的猫掏人心肝地大嚎起来，两行泪水喇地淌在千红的脸上。“我要找林文书！林文书，你这个大骗子！”

陈千红骂文书是骗子其实是冤枉了他。骗她来中岛庄使她没有退路的是林金座。当文书向金座随口聊起班上一个女同学要他找住处时，金座说：“这般好的事还不跟鸡啄米一般地点头去啦！眼下一捆子光棍对竹竿硬对硬，打工打死回家了连说话的人都寻不着，家叔你才四十出头怎么蛋蛋就缩到肚子里了？”文书道：“那种事有什么好干头的？没南味没北味，除了伤身伤骨什么好处也没有，反弄你工不能打后悔无处搔哩！”金座说：“一人一好恶，家叔，你要多收份房租不要啦？我那房间愿意给腾一角拿一块破布拉过去。”说着从屁股后袋钱包中抽出两万日圆，“就当我先代那母路垫的，拿！”文书攥着钱推过拳头说：“你当我是什么了啦？亲叔侄的让人笑死哩！要给你圆局，一个

丫头片子还骗不来?”

金座忘不了千红的那场哭闹，很觉得对不住这孤身的女子，所以对她倍加体贴照顾。他当初是因为打不到工才从冲绳的那霸逃到东京来打黑的，来时除了一小包换洗衣物外什么也没有。他就向金港讨要从中国带出来的方便面榨菜花生米，趁千红不在时一件件送过布帘那边去。千红躲着瘟疫一般地将它们全推了回来。金座又送过去，千红仍然不肯要。推来操去把方便面弄碎了把榨菜袋磨破了。千红说：“再推过来我扔到窗外去了！”金座说：“妹子你高兴扔就扔吧，东西本来就是为人服务的，妹子你扔得远你哥给你鼓掌喝彩！”千红就把一包榨菜从布帘上方空档处扔过去。金座在那边怪声怪调地喊痛。千红气咻咻地笑了起来。

过了两天，金座又朝这边叫道：“我妹子哎，你要缺什么尽管跟你哥开口来，你哥包你有。”

千红说：“我要天上的月亮你有没有？”

金座说：“天上月亮水中找，你若要，你哥去这边上隅田川为你捞去。”

千红咬牙切齿笑了一阵，又说：“我下班回来澡堂都关门了，一天不洗身躁得慌，有投币自动冲澡个室，你找得到吗？”

金座说：“这更不难了！不要说有能找得到，就是没有，老子也要他日本首相去盖一间给妹子哩！”

没几天林金座果然告诉千红，在中岛庄步行十五分钟左右的地方有投币自动冲澡个室。他带千红去那里后要等她洗完出来，千红说：“人家洗身跟你有什么关系啦？”金座走了几步又回头在门口等。里面的淋水声把他撩得春心荡漾。千红出来时情绪非常好，说：“其实日本的好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小车霓虹灯哩，处处方便人为人想得周到是更主要的。日本人可真有福气享受哩！”她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说话时不时摆动脖颈甩抖

着一披湿湿的秀发。在回家的路上林金座几次有意退后几步审视这个女的，她的腰很细，衬衫布松松地拍打着腰肢，浅花裙裤宽宽大大地在臀部陷进一个极深的沟谷然后开成裤管，把屁股拢得诱杀人的翘立，那裙裤丝质布随着步伐把那深陷的部分忽左忽右地煽动着，林金座禁不住心头悸动。

二房东林文书其实只不过是租下这座楼的两个房间，一间三铺席的小房间他自己占着住，死也不肯让给千红一个女孩子方便。千红起初还死纠缠文书，后来也绝望了就骂了他一两句不再赖求。在另一间六铺席的房间里林金座完全是个说一不二的霸主角。原先大家晚上犯懒都在厨间洗碗槽里小便，千红来的第二天晚上金座就宣布：“从今往后谁再向洗碗槽浇尿，老子剪了他的贱物让他做太监！他娘的依家中国人怎么就做成比他日本子文明啦？”于是谁也不敢提着裤子进厨间。千红很看重金座的这种霸气，而且为他这样霸气的人偏偏拜倒在自己脚下而感到有些飘飘然。有一次她在大门口穿鞋子正逢林金座走下来，她收了手故意叫：“哎哟，洗碗洗得手指疼死了，都不能系带子了！”金座竟然俯在她面前为她系鞋带。渐渐地千红不再像过街老鼠一般地穿过那片男性的区域，她的步子迈得矫矜起来，逢到礼拜天休息日闲时也站在布帘开口处跟男的说几句话。每当这时候金座总要说一句：“娘的在日本什么时候都是站，做工也没个坐的，站着说话腿不酸吗？”

“人家站惯了嘛！”千红每每回答。

有一次千红突然反问说：“要人家坐，穷得一张凳子都没哩！”金座立即从榻榻米席上跳起来把自己和金港的毯子高高叠起来，说：“我妹子，你哥说变就变一张沙发，赢不赢过凳子啦？”千红骄傲地坐了上去。忽然对自己裂开的两腿间有特殊的感觉，她连忙夹紧大腿羞涩地瞅金座。金座眼睛登时变得张皇

起来，一眼瞧见金港像吃错药的老鼠一般地窜来窜去，搬出他的花生米酥豆瓣，他叫道：“这种东西在中国还吃不够啦？差点忘了，市场老板昨天送我一块生鱼片，沙希米，妹子你一定得吃！”千红说：“没人敢吃的东西我就爱吃！”那一次陈千红脸红红的像品尝浓醇美酒一般地品尝着金座那不老实的目光以及金港那毛毛躁躁的动作，又是嘴歪歪地跟他们斗嘴，又是仰着脖子哈哈大笑，几乎全忘了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叫林武官的人正低头缩在他自己靠墙的铺位上看书。

其实这时候林武官心中激荡着更加汹涌的波澜。他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假装看书，但千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笑声都被他一字不漏地捕进耳朵里去了。在内心里他忽而为千红挖苦金座他们而拍手称快，忽而又被千红的大笑弄得嫉妒不已。他的眼余光摇晃着千红的身影，他想到第一眼见到她可怜兮兮站在楼道上的样子，竟产生了一丝愤恨，恨自己可怜错了人，恨不得她被野蛮的金座欺侮而给点教训。

林武官是文书的亲侄孙，要唤比他大四岁的金港作家叔，金座是他的远房叔。面对着这一拨林族人他既自卑又傲慢。自卑的是他名为福建省长乐县走窈乡林族的“玉文金武”取名序号中的“武”辈，但实际上有名无实。他的祖父是一个寡妇带到林家的压桶子。尽管他父亲林金桥一生拼命牵紧林族这个宗族粗绳，最终在倾乡械斗中被外姓人一扁担劈死撇下寡妇带二女一男，这一房在林族的实际地位仍没确立起来。然而武官又是林族中唯一一个从县一中高中毕业的人，族长夸他是林族从古至今有限的几个秀才之一。只因高考落榜他闲在家中，眼见不能靠肚子里的墨水糊口了，才借了高利贷托文书办来日本。不过他对赴日有自己的想法，对乡里人中关于赴日好挣钱的说法他总抱着冷嘲调侃态度。他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靠知识立国，无论美国还是日本，他来前在满满的行李袋中硬是塞进了一叠高

中数理化复习纲要。只要瞧瞧自己满枕边的书，再瞥一眼金座他们满铺位的漫画期刊色情图片，他就禁不住自诩自傲。现在他痛苦地把这个新来的自己曾经可怜过的女人划到了他所不齿的那堆俗物堆里。但不知为什么他变得不再自得，仿佛自己是站在黯淡无光的僻路陋巷一般，倒是陈千红的笑声异常明亮地射将过来。

“我妹子，是现在的住处好，还是往日的小竹町好啦？”林武官听见金座在问千红。

千红眼睛炯亮而温润地笑矜矜不肯回答。

“要不要谢你哥啦？”金座又问。

千红鼻子一皱啐道：“谢什么啦？骗人的账还没清算哩！你们这一家累的骗子！”

武官像被刺了一针蓦地站起来。他捏着书本顿着脚走进厨间重重操过纸拉门，欲说的话梗在喉咙口说不出咽不下，最后化作一声嚷叫：“你们放小声点好不好啦？人家要看书！”

外头的金座带着嘻笑道：“你看鸡巴书，还不快给我撕了擦屁股哩！一门心思不忘做大学生，到你考上了你有钱交学费啦？还是叫文书家叔快点将你大姐办出来了给你攒书钱吧！”

千红问道：“你说一个女的要来吗？”

金座朝厨间叫道：“武官，我妹子问你听见没有啦？知书达理考大学的人怎么这点礼貌也不晓得啦？”

武官被千红问到自己的大姐，心跃跃地要跳出纸拉门外去，经金座一叫，就做出不情愿的样子懒懒地拉开门酸溜溜说：“来又怎样了？还不是也要被人拢到骗子一家里去啦？”

千红这才知道是自己的话刺伤了这个寡言的人，不禁捂住嘴向金座扮了个鬼脸。金座觉得千红这神情是将自己往她身上拉一个拢，于是朗声说道：“原来是不愿当骗子哩！这真叫好人坏人相拖累了。老子就是坏蛋，是个大骗子！其实人活在世上

连自己也得骗哩！骗骗就过去了。若要实实在在的来，我先问你读书哥，如今你住在这月岛上怎么不想到你会死啦？听我店日本人说这月岛是几百年前填土筑起来的，那边的市场地方索性就叫筑地哩。你怕不怕地会沉啦？要是怕，不是跟筑地桩的那个傻祖宗一样了吗？”